

金田一探案集

「目」横内正史著  
明 虹 译

# 八墓村

作品  
已在日本发行  
5500万册



珠海出版社

# 八墓村

[日] 横沟正史 著  
刘 红 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1999-0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田一耕助ファイナル-八つ墓村

©1999 by SEISHI YOKOMIZO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Tokyo &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八墓村/(日)横沟正史著;刘红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5

ISBN7-80689-036-X

I.八… II.①横…②刘… III.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74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 金田一探案集——八墓村

©横沟正史 著 刘红 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张继业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0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75 字数:185千字

版 次:1999年5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00-18000册

书 号:ISBN 7-80689-036-X/I·410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定 价: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序	章	八墓传奇 .....	1
第 一	章	身世之谜 .....	11
第 二	章	故 乡 .....	32
第 三	章	连环毒杀 .....	75
第 四	章	洞窟惊魂 .....	100
第 五	章	神佛与武士 .....	142
第 六	章	姑婆失踪 .....	168
第 七	章	典 子 .....	186
第 八	章	母亲的情书 .....	208
第 九	章	深夜逃亡 .....	232
第 十	章	姐 姐 .....	246
第 十 一	章	秘道情爱 .....	261
第 十 二	章	金 币 .....	272
尾	声	心 愿 .....	302

## 序章

### 八墓传奇

八墓村是一个神秘村庄的名字，位于鸟取县与冈山县交界处的山区里。

位处山区的村庄，四周能开发为耕地的面积显然又少又小，一眼望去，只有一些十坪到二十坪大的水田，零零星星地点缀在山野上。或许是水土不佳，这里种下去的作物收成率很低，村民们整日喊着要增产粮食，结果仅仅只有主食的产量能够勉强维持村民所需。

虽然外在环境如此恶劣，八墓村的村民仍能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主要是靠烧炭和养牛两项产业。养牛是最近才兴起的，至于烧炭，则是这个村庄村民主要谋生的方式。

八墓村四周环绕着群山，绵延至遥远的鸟取县，郁郁苍苍的绿色山峦长着茂密的桧、橡等树，这些都是烧炭不可缺少的材料。自古以来，此处生产的桧炭，在关西地区颇负盛名。

近年来才开发的养牛业，现在反而成为村民比烧炭还要重要的财源。这个地区的牛又称为千屋牛，无论作为耕牛还是肉牛，

## 八墓村

---

都颇具口碑，邻近的新见牛市只要贩售千屋牛，全国的牛贩子便闻风而至。

现在，村中每户人家至少都饲养五六头牛。这些牛不一定全是饲主所有，有的是村中有钱人家买了小牛寄放在饲主处，待小牛养大，出售后的利润以一定比例和资方对分，如同农村中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一般，如此累积下去，村民之间贫富差距便非常悬殊。

在八墓村里有两户富豪，首富叫田治见，次富为野村。田治见的大宅院位于村落的东边，因此村人称之为东屋；野村家正好与其相对，被称为西屋。

在这里，最叫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村庄的名字——八墓村。

当然，对于生于斯、死于斯、代代安居于此村的村民而言，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外地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名，多半会暗自思忖是否因为这里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事件，才会如此得名。

没错，确实如此，而故事的开端就发生在距离现在三百八十多年前的永禄年间。

永禄九年七月六日，云州富田城城主尼子义久向毛利元帅投降，让出月山城，然而有一位大将不肯降服，于是带领手下七名武士逃出月山城。根据传说，当时一行人为了日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用三匹马驮着三千两黄金，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这个位于深山野地的破落村庄。

当时，纯朴的村民纷纷出来迎接八位流亡武士，穷乡僻壤的纯朴人情味让武士们深感放心，以至萌生出在此地安顿下来的念头。

此外，村庄外围绵延数里、山峰重叠的山里到处都是栖身之处，万一有情况，还有钟乳洞可以躲藏。由于这一带属于石灰岩

地质结构，步下溪谷，钟乳洞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像迷宫般的洞窟，当地村民尚未有人能够潜入洞底一窥究竟。讨伐的敌兵若追赶至此，一旦武士们躲入钟乳洞中，谅他们也无可奈何。

流亡武士最后决定在此地落脚，他们乔装成当地的居民，也从事烧炭等粗活。

半年多过去了，流亡武士们与村民之间和睦相处，彼此相安无事。

谁料，危险并未过去，毛利的追兵日渐逼近，终于寻找到深山野地来了。村人听说流亡者的首领是尼子义久的重臣，一旦毛利的人发现村民收留这些武士，势必招致灭族之灾，于是村民们开始对自己的安危感到忧心。还有，毛利提出的悬赏奖金令人垂涎，不过最令他们动心的还是关于武士们有三匹马驮运的三千两黄金。村民们盘算：就算毛利的人想追讨这批黄金，只要坚称不知情，一定能够敷衍过去。

在那战乱年代，即使是平民百姓，也略懂战斗的方法。村民们秘密商议，最后决定于某日出其不意地袭击流亡武士。他们趁着所有武士都集中在山上烧炭的小屋时，先用枯草放火烧木屋的三面，以阻断武士的退路，再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拿着山刀、竹枪杀进没着火的那面去。

流亡武士们突然遭到来自他们早已放松戒心的村民的攻击，有如晴天霹雳，再加上遭受攻击的地点是山上烧炭的小屋，身边根本没有多少可以防御的武器，只好拿起柴刀、斧头仓促应战。在这种危急时刻，纵使是身经百战的武士最终也会寡不敌众，第一个人被砍伤倒下，接着第二人……最后八个人全都死在村民的手中。

村民们砍下八名武士的首级，放火烧了小屋，高唱凯歌扬长而去。传说中，八个首级都面露懊悔愤怒的神色，看过的人无不毛骨悚然。尤其是为首武士表情更为凄厉，他在即将断气之

前，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对天发誓，诅咒这个村落会得到七世轮回的报应。

凭着这八个首级，村民们很快就领到了悬赏的奖金，但是最重要的三千两黄金却下落不明。他们几乎翻遍村庄的每一寸土地，挖开每一块岩石，甚至深入溪谷寻找黄金，结果都无功而返。更糟的是，在搜索黄金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不祥的怪事。

有人潜入钟乳洞寻找，突然遇到落石塌陷而被活埋；有人打算挖开岩石一角时，轰然间崖壁崩塌，失足跌落谷底而身受重伤，变成残废；还有的人在挖掘树根时，结果在毫无征兆之下，突然被倒塌的树木压死。

这一类的怪事接连不断地发生，最后还发生了令全村人陷入极度恐怖的事件。

八位武士惨遭村民杀害之后大约半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一年村里突然增加许多雷击现象。由于天空频频打雷，村人便联想到可能是八武士心怀怨恨导致上天发怒，因而感到惴惴不安。有一天，大地主田治见庄左卫门大宅内的杉树遭到雷击，整棵树从中间被劈为两半。

这个田治见庄左卫门就是当初主张袭击流亡武士的发起人，事件之后，他的情绪极为不稳，经常发狂，令家人胆战心惊。这次雷击似乎对他造成极大的刺激，他拿起手边的刀，见人就砍。在砍倒两三个家中的仆役之后，他冲出家门，只要遇见迎面而来的村人，二话不说，举刀就杀，最后逃入深山，自刎而死。

据说当时受伤的人数有十余人，当场毙命的有七人，再加上庄左卫门，顷刻之间就有八个人死亡，这数目正好和含冤而死的八位武士相吻合。

村民极度恐慌，他们为了安抚八位武士的灵魂，便将当时草埋在乱坟岗武士的遗骸挖出，重新隆重地安葬八位死者，并将



他们当成神明供奉。这正是八墓村背后山丘上传说有八墓神的来源，村落的名称也缘起于此。

以上是有关八墓村自古流传下来的故事。

然而历史的轨迹总是一再重复。到了近代，这个穷乡僻壤的村落里又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引得全国新闻媒体鼓噪一时。

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大约二十几年。

当时人称东屋的田治见家族的主人名叫要藏，年纪大约三十六岁，田治见家族从先祖庄左卫门以来，代代遗传了疯狂基因，要藏自少年时代起情绪就经常失控，个性也粗暴残虐。他二十岁那一年与姬沙结婚，生有久弥、春代两个小孩。

要藏很早就失去双亲，由两位姑姑抚养成人。事件发生的时候，田治见家里除了要藏夫妇、十五岁的儿子久弥、八岁的女儿春代之外，还有刚才提到的两位姑姑。

这两位姑姑是双胞胎，两人一生都未婚，要藏的双亲去世后，田治见家便由两位姑姑发号施令。要藏有一位弟弟，过继给要藏母亲的娘家，因此从小就离开田治见家，姓氏也改为里村。

事件发生的两三年前，已经有妻室、小孩的要藏，突然热烈地爱慕上一位牛贩的女儿——鹤子，她的年纪只有十九岁，高等小学毕业，在邮局工作。

要藏是名生性残暴、具有虐待狂症的男人，他的热情一旦点燃，便犹如烈火般燃烧不绝，直至爆发。

终于有一天，他在鹤子回家的路上等待，一见到鹤子走来，便强行将鹤子拉回家中的仓库，以暴力强奸了鹤子，并将她囚禁在仓库里。鹤子成为要藏泄欲逞凶的羔羊。

遭受淫虐的鹤子拼命大声哭喊求救，事情被要藏惊愕万分的姑姑和妻子发现了，她们再三劝告要藏，然而冥顽不灵的他根本充耳不闻。

鹤子的双亲闻讯后气冲冲地赶来，哭着要求要藏放了女儿，被他一口回绝。不仅如此，经过周围人的这番阻挠，要藏变得怒气冲天，目露凶光，眼看就要疯狂起来。

众人惟恐要藏情绪失控会酿成大祸，便纷纷劝说鹤子给要藏做妾，否则别无他法，然而年轻貌美的鹤子当然不可能答应。尽管鹤子坚决不从，但是仓库的钥匙握在要藏的手中，只要他需要的时候，就开门进去，以暴力满足他的兽性。

鹤子在得不到各方的援助之后，暗自思忖，与其整天被关在不见天日的仓库里，不如暂时同意成为要藏的妾，这么一来就可以离开仓库，待以后再慢慢想办法离开。于是鹤子通过双亲将她的决定转告要藏。

要藏一听，乐不可支，立即将鹤子从仓库放了出来，安置在田治家的离馆里，并且送给她许多昂贵的和服、首饰，而且寸步不离，整日缠着她，爱抚她的肉体。

要藏的情欲像永无止境的深渊，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承受得了的。鹤子忍无可忍，几度逃离他，结果却刺激他再度发狂，向无辜的人动粗。村人非常恐惧，纷纷向鹤子哭诉，最后鹤子只好被迫又回到要藏的身边。

就在这来回折腾之间，鹤子不久怀孕了，之后产下一名男孩，要藏大喜，给小孩取名为辰弥。小孩出生之后，鹤子还是经常抱着小孩离家出走，因为要藏的情欲不但有增无减，他还认为鹤子生了小孩之后，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女人，因此对鹤子的求爱更显得疯狂。

过了不久，村人终于发现屡次使鹤子鼓起勇气逃离要藏性凌虐的真正理由。

原来鹤子以前有一位山盟海誓的男友，名叫龟井阳一，是位小学的训导老师。由于他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对这一地区的地质结构非常感兴趣，经常外出勘探钟乳洞，两人因此利用尚不

为人知的钟乳洞穴偷偷幽会，因此他们的恋情一直保密得很好。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事情终于被人发现了，在封闭落后的农村里，村人闲来无事最喜欢说长道短，当他们逐渐明了鹤子和龟井过去的恋情之后，便绘声绘色地传说辰弥的出身有问题。

“辰弥不是田治见少爷的小孩，是龟井的小孩。”

乡村间的流言飞语，不几天便传进要藏的耳朵。性情暴躁的要藏，爱的时候像熊熊的烈火，嫉妒之心也非常人所能比拟。他一把抓住鹤子的头发，将她毒打一顿，再将她剥光身子，用冷水泼。不仅如此，他还将平日几乎含在嘴里娇宠的辰弥脱光衣服，用烧红了的铁筷烫他的背和大腿。

再这样下去，不但自己会死在要藏的手里，恐怕连小孩都会被杀掉。鹤子越这样想越害怕。她下定决心再度抱着孩子离家出走。在娘家躲了两三天之后，她间接地从旁人口中听到要藏对她的离去非常愤怒，心中更加恐惧，于是又逃离娘家，躲藏在姬路的亲戚家中。

在鹤子离去的四五天里，要藏不断地喝酒，等待鹤子回来。过去鹤子只要离家两三天之后，总是会由她的双亲或是村里的代表带回来向他道歉。然而这次五天、十天都过去了，鹤子依然不回来。这时，要藏的焦躁逐渐转变为疯狂，两位姑姑和妻子都不敢靠近他，甚至连村人见到他都不敢吭一声。

要藏终于爆发了疯狂的举动。

那是晚春时节，一个还需要火炉取暖的四月下旬的深夜。

村民们突然被意外的枪声和凄厉的哀叫声惊醒。枪声不只一响而已，停顿了一会，又连续传来两三响。哀叫、悲鸣、求救的声音逐渐大起来，村民们纷纷冲出门外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一名疯狂的男子迎面奔来，他穿着一件立领上衣，腿上绑着绑腿，脚蹬草鞋，头缠白布，白布上还绑着两支像牛角一样亮着灯光的手电筒，胸前挂着一个煤油灯，腰间插着一把日本刀，单手

持着猎枪。

村人见状不禁吓昏了，不，应该说在他们还来不及反应之前，男人手中的猎枪已经喷出火花，当场将面对他的人击毙。

这个男人就是要藏。

他就是以这身装扮一刀将妻子砍死，而后像一头丧心病狂的野兽般冲出家门。他总算还有一丁点良知，没有伤及两位姑姑和小孩，然而被他撞见的无辜村民不是被他砍死，就是被他击毙。

后来经过调查，有的人家听见外面的敲门声，不明就里地将门打开，就突然遭到枪击毙命；还有某对新婚夫妇刚刚入睡，窗户被撬开了，伸进一管枪口，先是击毙新郎，接着又一枪打死了从梦中惊醒的新娘。更令人扼腕的是新娘与要藏没有丝毫瓜葛，她刚从十里之外的村庄嫁到此地。

要藏到处行凶，直到黎明时分才逃进深山，八墓村结束了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当附近接到快报的各村镇记者和警官赶来时，八墓村已经遍地血腥，惨不忍睹，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濒死的呻吟和微弱的呼救声。

当时被要藏攻击成轻重伤的村民不计其数，当场死亡的有三十二人。这真是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也是世界犯罪史上罕见的案例。

不仅如此，逃入深山的重犯要藏从此行踪成谜。由警官、消防队员还有村里的年轻人所组成的自卫团，连续数月搜遍了附近的群山和地底的钟乳洞，依然找不到他的下落。

当事情发生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们逐渐趋于平静时，仍有许多证据显示要藏还活着。

村民们经常发现有牛被射杀，牛身上的肉被横切纵剖，残骸周围留有取火烤肉的痕迹。因为村里的牛整个冬天都被关在牛栏

里，到了春天才野放到山坡上，放养的牛随意吃野草，从这个山头漫步到另一个山头，有时候还会越过县界到鸟取县。这些牛经过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放牧后，因为需要盐分，便会自动下山回到饲主的家里。

由此可知，逃往深山的要藏不但没有自杀，甚至还有非常坚定的求生意志，这又燃起村民新的恐惧。

要藏的行踪现在依然无从得知，他潜入深山已二十余年，依据常识判断，他不可能活这么久，但是有为数不少的村人仍坚信他还活着，不过他们所提出的证据相当牵强。

案发当天，被要藏当场击毙的有三十二个人，三十二的数字正好是八的倍数，换言之，就是每位八墓神均追索四个牺牲者。如果要藏死了，牺牲者就多出一个，所以有些人认为要藏还活着。

他们说：“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第一次是田治见的先祖庄左卫门杀人事件，死亡了八个人；要藏是第二次，死亡了三十二个人。不知何时还会再来一次，如果有，一定会发生比这回更恐怖的事件。”

直到现在，八墓村的小孩如果不听话，做父母的只要恐吓说：“头上长角的鬼来了！”小孩的脑海马上浮现出白色头巾上绑着两支手电筒，胸前挂着煤油灯，腰间插着一把日本刀，单手持猎枪的恶鬼，霎时停止哭泣，事实上，这也是八墓村民永远的噩梦。

那些直接违逆要藏的人，经过这次浩劫，下场又如何呢？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与事件有关的人，都阴错阳差逃过一劫，死伤的都是与事件无关的第三者。

要藏最为憎恨的人首推训导老师龟井阳一。那天晚上，他到邻村找一位和尚下棋，所以没有遭到灾难。也许他对自己无端殃及无辜的村人感到自责，所以事件发生之后，旋即请调到某个遥

远的小学去，后来不知踪迹。

其次是鹤子的双亲。当他们一听到骚动，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随即钻进稻草堆里躲藏，因此毫发无伤。

再就是引起这次骚动的主角鹤子母子。先前她已带着儿子避难到姬路的亲戚家，逃过了一劫。事件之后，因为警方传讯，鹤子曾经回到村庄，但是村人对她的怨恨很深，尤其那些失去父母或子女惨遭杀害的村民们，对她更是憎恨，他们认为当初鹤子只要安分守己地待在要藏身边，就不会酿成如今的大祸，这些惨绝人寰的凶杀案都是她引发的！

还有另一个使她无法继续留在此地的理由，是因为要藏或许还活着。因此警方的传讯一结束，鹤子马上抱着两岁的儿子离开村落，从此失去音讯。

二十六年后，到了昭和二十×年，正如村里的长辈所流传的话，事件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八墓村又接连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凶杀事件。这次的事件和前两次突发的疯狂事件不一样，案情波诡云谲、扑朔迷离，没有人知道真凶是谁。八墓村再次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

故事即将展开，读者或许会认为这段序章太冗长，但是我必须向读者声明，若不说明故事的来源，恐怕读者会看得一头雾水。以下各位所读的内容，是故事里面一位至关重要的人所记述的，至于我如何取得这本手札，由于与这篇故事无关，也就不在此叙述了。

# 第 1 章

## 身世之谜

距离从八墓村回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我的身心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现在，我能够这样坐在神户西郊山丘顶上的书房里，眺望着如彩图般的淡路岛，悠闲地吸烟，平安无事地活着，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经常在小说中看到这样的描述：由于惊吓过度，有人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刚才我将书桌上的镜子拿起来打量了一下自己，经历过那种毛骨悚然的体验后，头上的白发居然没有明显增多，不禁令人感到好笑。当时我曾经几次处于生死关头，事后回想起来，那时只要稍有闪失，或许早就尸骨无存了。

如今我不仅平安生还，而且活得比以前还好，不，应该说得到了连做梦都没想到的幸福，这得归功于金田一耕助的力量。如果不是这位一头乱发、说话慢条斯理、个子矮小的神奇侦探适时出现，我这条小命恐怕早就不保了。

事情解决后，我们正要离开八墓村时，金田一耕助对我说：“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你一样经历过这么恐怖的事件，如果

换成是我，我会将这三个月的经历记述下来，作为一生的纪念。”

当时我回答他：

“我正好有此想法，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将这次事件的始末巨细无遗地记述下来，尤其是要向世人赞扬你的智慧和功劳。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方法报答你。”

我真的很希望尽可能早日完成这个承诺。

由于那三个月的经历实在太恐怖了，从未写过文章的我一直不知道从何处下笔，对金田一耕助先生的承诺才会拖延到现在才开始兑现。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的生活步调变缓慢了，好不容易才恢复健康。最近做噩梦的次数少了许多，身体状况也很不错，虽然我对于写作依然没有信心，但是想想我又不是在创作小说，只不过是一字不漏地记述自己的特殊经历，便当它是一种纪实报告，或许离奇、恐怖的事实可以弥补我写文章的拙劣。

八墓村——喔，回想起来，我就禁不住一阵战栗，多么令人厌恶的名字！多么令人生惧的村落啊！还有那梦魇般的恐怖事件！

八墓村——直到去年二十七岁以前，我连做梦都想不到世上有这么一个村名诡异的村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居然跟这村庄有重大的关系。我隐约知道自己大概是冈山县人，但究竟是冈山县的什么郡或什么村出生，就不得而知，也不想探究。

自从我懂事以来一直住在神户，对乡下一直没有丝毫兴趣，况且我母亲没有半个乡下亲戚，在我面前也绝口不提故乡的事情。

啊！妈妈！直到现在，我眼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你去世之前的容貌。幼年丧母的男人对母亲的感受，恐怕都跟我一样吧！在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母亲更漂亮的了。妈妈身材娇小，身体各部位的比例都很均匀；瘦小的脸庞配上匀称的五官，就像



漂亮的搪瓷娃娃一样；小巧的一双手，跟我孩提时候的手一般大小，终年都忙着为人做针线活。妈妈不太爱说话，也很少外出，但是当她一开口，就流露出语调轻柔的冈山腔，像音乐一般，轻快地在我耳边飘荡。

当时我幼小的心灵最感到痛苦的就是，这么温柔娴静的妈妈，为什么一到半夜时分，就好像受到恶魔侵袭一般，从床上坐起来，表情惊恐，快速地说些我听都听不明白的事情，随即不断地用头撞击枕头痛哭起来。我被妈妈惊醒后，看见养父一直摇晃妈妈的身体，叫唤她的名字，依然无法使她清醒。妈妈不断地哭泣，最后哭累了，倒在养父的怀中睡着了。这时候，我的养父便会彻夜拥抱着妈妈，轻柔地安抚她……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就非常感谢养父，虽然几年之后曾经因为和他意见上的冲突，一怒之下离家出走，最后连和解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感到遗憾。

养父名叫寺田虎造，是神户造船厂的工头，年龄和妈妈相差十五岁。他的体形高大，有张绛红色的大脸，乍看之下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确是位心胸宽大的好人。

母亲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但是他非常疼爱妈妈，也很疼我。知道他是我的养父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因为户口簿上清楚地写着我是他的小孩，所以我的名字依然还是寺田辰弥。

但是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随身带着的护身符里，有一张妈妈为我收藏的脐带书，上面明明写着我是大正十一年出生，而我，却变成了二十八岁。

有关年龄的问题先搁在一边，妈妈在我七岁的时候过世，从此之后，我前半辈子最幸福快乐的日子倏然中断。不过，这并不表示我往后的生活很悲惨。

妈妈死后的第二年，养父再娶了新太太，她和妈妈不一样，